

伊豆舞女

[日] 川端康成 李德纯等 译

纤细敏锐的感觉 新颖高超的技巧

唯美的新感觉派著名作家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伊豆舞女

[日] 川端康成

李德纯等 译

313.45/242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豆舞女/(日)川端康成著;李德纯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ISBN 7-5434-5625-7

I.伊… II.①川… ②李…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6855号



丛 书 名: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书 名: 伊豆舞女

原 著: [日] 川端康成

译 者: 李德纯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姜 红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5 × 170mm

印 张: 6

印 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25-7/1 · 910

全套定价: 118.00元 本册定价: 11.80元

目录 CONTENTS

伊豆舞女	001
二十岁	027
禽兽	044
母亲的初恋	065
重逢	091
富士初雪	111
水月	129





伊豆舞女

—

道路变得曲曲弯弯。正当我在心中估量可能就要到达天城的那一刹那，雨水把杉木的丛林染成白蒙蒙一片，并以电光火石之势，从山麓那边向我追来。

那年，我二十岁，戴顶高等学校^①的学生帽，在蓝底白点布褂下面系条裙子，肩挎书包，只身一人在伊豆旅行，到那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在修善寺温泉住了一夜，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宿，然后，足登高齿木屐，攀临天城。纵然那层峦叠嶂、原始莽林和苍石巉岩的秋色是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但我还是为另一个期待而心头乱跳，两腿加快了速度。这时，豆大的雨点迎面扑来。我向蜿蜒曲折的陡峭山坡健步疾行，终于到达山顶北口的一家茶馆，舒了一口气。江湖艺人一行已端坐在那儿小憩，我因心中的期待过于出乎意料地得到实现，伫立在门口发起呆来。

舞女发现我伫立在门口，忙不迭把自己坐着的座垫抽掉，翻个个儿放在一旁。

① 战前的高等学校不同于战后的高校，相当于大学预科，一般称为旧制高校。

“噢……”我嗫嚅着不知说什么好，就坐到座垫上去，由于翻山爬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加上对舞女这一举止的惊诧，“谢谢”这句话竟卡在嗓眼儿，没有说出来。因为和舞女面对面坐得很近，心中慌乱，便从衣袖里摸出香烟来。于是，舞女又把她同伴的烟灰缸，向我这边移了移，我依然默不做声。

这舞女大约十七岁的模样，梳着我全然不知的奇异古式发型。尽管这发髻使她那张矜持的圆蛋脸庞显得很小说，却也和谐协调，那楚楚动人的样子就仿佛是一幅把浓密黑发夸张地画成为稗史般的仕女画。舞女的同伴，除了一位四十岁妇女和两位妙龄女郎，还有一位二十五六岁的男子，这男子穿件衣领和后背印有长冈温泉旅馆商号的罩褂。

截至目前为止，我已经同舞女们打过两次照面了。最初一次是在去汤岛的途中。在汤川桥附近，她们去修善寺的路上。当时有三位年轻女子，舞女手里拎着鼓。我回过头向她们瞥了一眼，游子感觉顿袭心上。第二次是我住到汤岛的第二天夜里，她们走街串巷到旅馆卖艺。我坐在楼梯当中，全神贯注地瞧着舞女在前厅地板上翩翩起舞。如果说她们昨天还在修善寺，今晚在汤岛，那么，明天大概要翻越天城南侧，去汤野温泉了。估计在天城南侧七里的山路上，我一定会追上她们。我在心中这么盘算着，匆匆赶路，却在茶馆不期而遇，一时不知所措。

须臾，茶馆老太婆把我领到一处房间。这房间好像从未有人居住，没有门窗。俯瞰山下，是美丽的绝壑深涧。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牙齿打颤，浑身瑟瑟发抖。我向端茶走来的老太婆表示太冷，她说：

“哎呀，少爷，您不是浑身都湿透了吗？请到那边去烤下衣服吧。”她像是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她的居室。



这房间升着火,打开纸格门,一团热气迎面扑来。我站在门口迟疑了半刻。一个老人,仿佛是个水怪,全身青肿,盘腿坐在炉旁。这老人两眼浑浊,黄眼珠好似腐烂了一般,惶惑地翻了一下眼皮觑了我一眼。身旁旧信纸和旧纸袋堆案盈几,说他埋身在废纸堆中亦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是个活人,毋宁说是个怪物。我愣愣地端详着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

“让您看见他这副丢人的模样……可,他是我家的老头子,您放心好咧。样子很脏,动弹不了啦,您就包涵点吧。”

老太婆先这么打了个招呼。据她说:老人中风多年,全身不遂。堆积如山的纸头,是各地寄来的医治中风的信件,和从各地邮购来的药袋。老人或者打听过往旅客,或者根据报纸上的广告,无一遗漏地向全国各地寻求中风疗法和药物,并把这些回信和药袋完整地保存在身旁,望着这些东西打发日子。日久天长,这些废纸就堆成一座小山来。

我无言以对,欠身走近炕炉,坐了下来。爬山越岭的汽车震撼屋宇。我心中暗忖,现在还是秋天,山上就已这么冷,不久大雪就要封山,这老人为什么不下山去呢?我的衣服散发出水蒸汽,炉火正旺,把人烤得头昏脑胀。老太婆向店堂踱去,同江湖女艺人攀谈起来:

“原来是这样啊。上次带来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得这般模样啦。闺女出息了,您也熬出头啦。出落得这么水灵灵的,还是女孩子长得快呀。”

将近一小时后,传来江湖艺人整装待发的动静。尽管这已经不是我应当沉住气的时候,但我也只能干着急,鼓不起站起来的勇气。虽然说她们对旅行已经习以为常,但毕竟是妇女,即使落在她们身后十町或二十町,只要跑上一会儿,肯定会追上的。我在心里这么合计着,在炕炉旁如坐针毡。正因为舞女

们不在我身旁，我的思绪反而像是松弛下来，沉浸于浮想遐思中去。老太婆送走她们回到屋来，我便问她：

“今天晚上，那些艺人住在哪儿呢？”

“像她们那种人，天晓得会住到什么地方。少爷，只要有客人，管它什么地方都得住。今天晚上哪有什么准地方。”

老太婆对她们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挑得我在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真是这样，今晚干脆让舞女住到我房里来算了。

雨变小了，峰峦清晰可辨。等了十分钟，雨霁天晴，尽管老太婆苦苦挽留，我怎么也坐不住了。

“老人家，多多保重，天要变冷的。”我由衷地说着，站了起来。老人吃力地翻滚着浑浊的黄眼珠，微微颌首。

“少爷，少爷，”老太婆边喊边追了上来，“赏了这么多钱，实在不敢当，太对不起您啦。”

她把我的书包抱在怀里，并不打算递给我，我推辞再三，她总说再送一程，执意不肯回去。她步履蹒跚地跟着我走了一町多路，反复絮叨着：

“不敢当啊，怠慢了。我把您的模样记得一清二楚，下次来一定好好谢谢您，下次一定来啊，我不会忘记您的。”

我不过给她留下五角银币，她就如此受宠若惊，泪光已在眼里旋转，我急着要追赶舞女，就觉得老太婆那蹒跚的步履，反而拖累了我。终于到达山顶隧道旁。

“非常感谢。留下老人家一个人在家不好，就请留步吧。”经我这么一说，老太婆才好不容易撒开了书包。



我走进黝暗的隧道,冰凉的水珠滴滴答答流了下来。通往南伊豆的隘口,前方是那样的窄小,却很明亮。

二

走出隧道,山坡路旁一侧竖立着白栅栏,山道有如闪电般迤邐而下。在这有如模型般的眺望中,影影绰绰可以看到山麓那方艺人们的身影。我还没走完六町,就追上了她们,但又不好突然放慢脚步,只好板着面孔赶到她们前面去。在十间^①前单独走着的汉子,望见了我就停下脚步搭话,说:

“走得好快呀……看样子,天晴了。”

我放心大胆地同这男子并排走去,他问长问短。女人们看见我们两个搭了腔,也从后面吧嗒吧嗒跑过来。

那男子肩扛大柳条包,四十岁的妇女怀里抱条小狗。年纪最大的女孩,手里拎着包袱,年纪中间的女孩提着柳条包,她们都携带着大件行李。舞女背着鼓和鼓架。四十岁的妇女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起话来。

“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哩。”最大的女孩同舞女喁喁私语,我回眸睇视,她边笑边说:“对吧?这点事,我还是晓得的;因为学生也到岛上来哩。”

她们是大岛波浮港人。据说,她们从春天就离开了岛子,一直飘泊在外,因为天冷起来,未曾作过冬的准备,计划在下田待十几天后,从伊东温泉回岛上去。大岛这地名落到我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诉说的诗意,于是,又向舞女那瑰丽的发髻瞥

^① 日本长度单位,一间合 1.1818 米。

了一眼，问她许多有关大岛的事。

“好多学生到岛上游泳哩。”舞女对她的女伴说道。

“是夏天吧？”我转过头来问她，舞女嗫嚅着说：“冬天也……”

“冬天也游？”我又问了一句，舞女照旧顾盼她的女伴，嫣然一笑。

“冬天也游泳吗？”我重复了一遍，舞女两颊泛起红润，一本正经地轻轻颌首。

“傻着哩，这丫头。”四十岁的妇女嗔笑道。

到汤野，要沿河津川的溪谷，向下步行三里多地。翻过山顶，山峦和天空的颜色，甚至宛若南方。我同那男子家长里短滔滔不绝，异常亲热。穿过获乘、梨本等村庄，在望得见山麓下汤野的茅草屋顶时，我对男子表示，想同她们搭伴旅行到下田，他喜溢眉宇。

当四十岁的妇女在汤野小客栈前，脸上透出就此分手的神情时，那男子说：

“这位先生说，他想和我们搭伴哩。”

“这敢情好啦，这敢情好啦。出门要结伴，处世靠人缘嘛。我们虽然是些下等人，但也可以帮您解解闷。您先上楼歇会儿吧。”她打着一串哈哈。姑娘们不约而同把目光射向我，在淡漠的神色中，又好像有些羞涩腼腆，闷声不响地望着我。

我跟着她们上了旅店二楼，把手里的行李撂到地下。此地的铺席和纸格门又旧又脏。舞女从楼下端来茶水，跪在我跟前，红晕浮上双颊，双手颤抖，茶碗险些从托盘掉出来，她用力使茶碗保持平稳，慌忙放到席上，然而茶水还是溅了出来。她的脸庞赧然一红，我也窘得呆住了。

“哎呀，真讨厌！这丫头在男人面前也知道害羞了，喂，喂……”四十岁的妇女好像有点慌了手脚，蹙起眉头，把毛巾掷了过去，舞女拾起来拘谨地擦拭铺席。

四十岁的妇女这意外的一席话，使我猛然反躬自省，被山顶老太婆挑逗起的邪



念冰消雪融。

蓦地，四十岁的妇女说：

“这位学生，您这件蓝底白点布褂太漂亮啦。”她不住地端详我的布褂，“这位先生的白点，和民次那件是一个花纹，喔，是吧，不是一样吗？”

她一再叮问身旁的女孩，然后对我说：

“我把正在上学的孩子留在家里了，这会儿想起了他。您这件白点和他的一模一样。这阵子，蓝底白点可真贵，日子不好过啊。”

“他念的什么学校？”

“小学五年级。”

“什么，才小学五年级……”

“他在甲府上学。我们在大岛虽然住了很久，但老家却是甲斐的甲府。”

大约休息了一小时，然后，那男子把我送到另一家旅馆。我一直以为，我和这些艺人都住在这家小客栈。我们穿过大街，绕过小河边一家澡塘旁的桥。桥那边就是温泉旅馆的院子。

我进入旅馆的内部浴池，那男子也跟着进来。他告诉我说，他今年二十四岁，老婆怀过两次孕，都因为流产和早产，一个也没有活成。因为他穿件印着长冈温泉商号的罩褂，我一直以为他是长冈人。从他斯文的仪表和谈吐来看，估计他可能出于好奇或迷上了卖艺的姑娘，才替她们提行李，跟着一道来的。

洗完澡，我立刻去吃午饭。我是清晨八点离开汤岛的，这时已快三点了。

这男子临走，在院子里仰脸同我告辞。

“用这点钱买些柿子吃吧。我就不下楼了，请原谅。”

话音刚落,我把钱用纸包好扔了过去。那男子本想不理睬这包钱,因为掉在地上,刚走两步又趑回,拾起钱说:“不要这样,”又把钱扔了过来,落在茅草屋顶。我又扔了回去,他拾起就走开了。

从傍晚起,大雨滂沱。已无从辨认山峦的远近了,莽莽苍苍,眼前那条小河顷刻间浑黄似染,流水的声响也变大了。雨这么大,舞女们哪里还会到这儿来卖艺,我这么想着,陡地坐立不安起来,几次三番到澡塘洗澡。室内昏暗。在通往邻室的纸格门开了个四方形窟窿,从门楣上吊了一盏灯,两个房间共用。

咚,咚,咚,风声雨雾里,远远传来轻轻的鼓声。我拼着几乎把遮雨板碰烂的劲头,推开遮雨板,探出身去。鼓声好像近了些,风雨兜头袭来。我闭上两眼,屏息静听,想搞清那鼓声到底是从哪个方向怎样传过来的。不久,三弦的声浪由远及近飘然而来,中间夹杂着女人冗长的喊叫和喧笑,我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艺人们被叫到小客栈对过的饭馆出局。从声音中可以分辨出,有两三个妇女和三四个男子。估计她们在席终人散后,可能兜到这儿卖艺,于是,静候她们光临,然而,那边的酒席已经不是什么热闹,而变成哄笑打闹了。女人尖啸刺耳的喊声,闪电似的不时尖锐地划过黑夜传来。我神经质地久久敞着门,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每听到鼓声,烦虑尽涤,心想:唔,舞女还待在酒席上,坐在那儿击鼓哩。

鼓声一停,我就心神不宁,心儿沉向雨声的深处去。

静会儿,不晓得他们是在捉迷藏,还是团团围起翩翩起舞,参差不齐的脚步声延续了好久,突然,戛然而止,一片岑寂。我把眼睛瞪得溜圆,想透过这黑压压的一片,弄清这静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舞女今晚是否被玷污而捏了一把汗。



关好遮雨板躺下，依然心绪烦乱，于是起来洗澡，烦躁地搅和着水。暴雨初霁，新月当空。经过雨水浇洒的秋夜，凄凉萧瑟。此刻，即使光着脚悄悄溜出浴室，也任什么都干不成了。已经过了两点。

三

翌晨，过了九点，那男子来旅馆看我。我刚刚起床，约他同我一起洗澡。这是一个晴空如洗的南伊豆小春天气，小河因大雨涨了水，横卧在浴室下面，洒满了阳光。我因为昨夜的烦恼，恍如做了一场梦，便问那男子：

“昨夜搞得很晚，挺热闹吧？”

“哪里！听见啦？”

“听见啦。”

“都是些当地人。当地人只晓得吵吵嚷嚷，一点也没有意思。”

因为他淡淡一笑而过，我也就不再言声了。

“那帮家伙在那边洗澡哩……喏，他们好像看见了我，在笑呐。”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朝河那边的公共浴池投去一瞥。蒸汽迷蒙中，七八个赤身露体的人，神情木然地浸泡在水里。

我忽地看到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从昏暗的浴池犄角跳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她好像打算从脱衣处凸出的地方，向河岸纵身跳去，然而却没有跳，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用力高举双手，口中念念有词。无遮无掩，连条毛巾也没围，她就是那舞女。看到她那手脚发育得有如小梧桐树般的白嫩裸体，我的心仿佛是一泓清泉，猛地深深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她还是孩子哩。

因为看见了我们，竟高兴得光着身子直奔阳光之下，踮起脚尖，用尽全身的力气挺直腰肢，稚态可掬。我因为亢奋，脸上久久泛着一丝微笑。我的头脑异常清醒，就这么长久地微笑不止。

舞女的头发非常浓密，看起来就像十七八岁，而且，打扮得像个窈窕女郎，我把她完全搞错了。

我同那男子一起回到我的房间，少顷，年长女孩来到旅馆院内的花园观赏菊花。舞女已走到桥的中间。四十岁的妇女离开公共浴池，向她们两人瞥去。舞女一边耸了耸肩，一边笑意盈盈，摆副不走就要挨说的神情，慌忙转身离去。四十岁的妇女来到桥旁对我说：

“请过来玩啊！”

“请过来玩啊！”年长的女孩也跟着说。女人们回去了，那男子一直坐到暮色垂落。

夜里，我正同到各地批发纸张的行商下围棋，鼓声霍地在旅馆院子里响了起来。我打算站起，说道：

“跑码头卖艺的来啦。”

“唔，没有意思，那玩艺儿。喂，喂，该你走了。我在这里摆了个子儿。”纸商戳着棋盘，全副精力都贯注在输赢上。我正心不在焉，艺人们好像要走，那男子在院子里打招呼说：“晚安。”

我去走廊同她们招手。艺人们在院里窃窃私语一会儿，拐向正门。这个女孩也在那男子之后，相继道声“晚安”，像艺妓那样跪在走廊，手扶铺席行了个日本式的礼。棋盘上迅速反映出我处于败局的迹象来。

“这盘棋没有什么好下的了，我认输。”



“哪里，我才糟哩，不管怎么说，咱们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纸商对艺人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一丝不苟地数着棋子，更加用心下起棋来。妇女们在屋角放好鼓和三弦，开始在棋盘上玩起五子棋^①。本来是我赢的这盘棋，不久却输了，纸商软磨硬泡：

“怎么样？再杀一盘，再杀一盘吧。”

然而，我只是漠然一笑，纸商也死了心，站起走掉了。

女孩们向我们的棋盘走过来，我问道：

“今天晚上还上哪儿转悠吗？”

“倒是应当转悠的。”那男子望着女孩们说：“怎么办？今天晚上就不演出了，就在这儿玩玩吧。”

“太好啦！太好啦！”

“不会挨说吧？”

“不会。就是出去转悠，反正也不会有客人。”

于是，她们下起五子棋来，一直玩到十二点多。

舞女走后，我毫无睡意，心神为之一振，于是，走到走廊试着喊道：

“卖纸的！卖纸的！”

“来了……”年近花甲的老汉从他房间快步跨出，斗志昂扬地说：“今晚搞个通宵，杀到天亮！”

我也变得杀气腾腾了。

① 用围棋子在围棋盘上对下，先把五个棋子连成一条线的为胜。

四

我们相约在翌日清晨八点从汤野出发。我戴上在澡塘附近买的鸭舌帽,把高等学校的学生帽塞到书包的尽里层,向沿着街道盖起的小客栈走去。那儿二楼的门窗四敞着,我从从容容地上了楼,艺人们还在睡梦之中。我很尴尬,站在走廊那儿。

舞女就睡在我脚前,羞得脸红到耳根,霍地双手捂脸。她同那位年纪中等的女孩睡一个被窝。昨夜的浓妆艳抹尚未消褪。胭脂渗在嘴唇和眼角。这情趣盎然的睡态撩动了我的心弦。她睡眼惺忪,双手掩面一骨碌爬出被窝,坐到走廊,仪态方正地行了个日本式的礼说:

“昨天晚上,谢谢您啦。”

我站在那儿,手足失措。

那男子同年长的女孩交颈而息。在看到这副情景前,我压根儿就不晓得他们两人敢情还是夫妻哩。

“真是太对不住您啦。本来打算今天动身,但今晚还有演出,所以,决定推迟一天。如果您今天非走不可,咱们就在下田再见了。我们已在甲州屋客店订了房间,一问就知道。”四十岁的妇女在被窝里撑起半个身子说道。一种类似被她们遗弃了的感觉涌上心头。

“妈一定要晚走一天。您不能明天走吗?路上有个伴好些哩。明天一块走吧。”男子的话音刚落,四十岁的妇女又补充说:

“就这么着吧。承蒙您同我们搭伴,我说这么任性的话是失礼的……明天就是



下刀子也走。后天是跑码头当中生下的婴儿死去的第四十九天，老早就打算在七七到下田表下心意。为了在那天赶到下田，才这么急着赶路的。说这些是失礼的，但我们总算是有缘，后天也请您替我们的孩子祈祷一下吧。”

于是，我决定推迟动身，下了楼。我一边等着她们起床，一边坐在脏乱的账房同店里人闲侃神聊。半晌，那男子约我去散步。大街南面不远的地方，有座美丽的桥。我们倚在桥栏杆上，他又谈起身世来。他曾经短期在东京搭过新派戏班，至今还经常在大岛码头献艺。他们的包袱皮行李露出一把刀鞘，有时还在筵席上比划几下演戏的动作给客人看。柳条包里装着行头和锅碗瓢盆等家什。

“我因为误入歧途，闹得身败名裂，幸而哥哥在甲府继承家业。所以，家里倒不指望我。”

“我一直以为你是长冈温泉的人哩。”

“原来这样。那年纪大的姑娘是我内人。比您小一岁，十九。旅途中生的第二个孩子早产啦，活了一周咽的气，内人的身子还虚着哪。那位老大妈是内人的亲娘，舞女是我亲妹子。”

“呃，你说你有个十四岁的妹妹，原来就是……”

“就是那丫头。我实在不想让妹妹干这一行，可由于种种原因，不干不行啊。”

然后告诉我，他叫荣吉，妻子叫千代子，妹妹的名字是薰。另外，那个叫百合子的十七岁姑娘，是大岛人，只有她是雇来的。荣吉望着河的浅滩，忧伤得直想哭。

我们踱回客店，洗掉脸上白粉的舞女，蹲在路旁抚摸小狗的脑袋。我想回自己的住处，便说：

“来玩啊。”

“唔，可一个人……”